



奔騰的孔雀河

奔 騰 的 孔 雀 河

(西双版纳小说散文集)

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艺创作编辑组编

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: 7 字数135,000

1976年9月第一版 1976年9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16·660 定价: 四角二分

目 录

青出于蓝·····	庞 啸(1)
爱尼山的早晨·····	吴 军(9)
第一页上的分数·····	陆志平(33)
小站风云·····	叶伟民(39)
南蚌河边·····	严 捷(53)
上刺刀的火药枪·····	雷永啸(88)
金湖寨的婚礼·····	岩 峰(101)
晋师大会之后·····	涂 渝(122)
新来的战友·····	张 建(138)
阵 地·····	金宗宝(146)
树洞里的秘密·····	王 润(166)
奔腾的孔雀河·····	伯 伟(178)
瑶山的大刀·····	刘伯华(197)
苦聪人的礼物·····	资文琪(206)
胶林赞·····	余泽红(215)

青 出 于 蓝

庞 啸

新任的分场党委书记向春蕾到职第一天，就碰上生产计划会。主持会议的老场长徐根宝思绪重重，明年的生产计划都要在今天这个会上落实，安排得当不得当，合理不合理，直接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。生产队的干部们逢到这样的会议，都是郑重其事的。只要有不同意见，就会争得脸红脖子粗。对徐根宝来说，这是一次检验他平时工作深入不深入的亮相会。多年来，他感到这样的会议最头痛，搞不好，总得碰钉子。过去，党委书记老王还可以当面解解围，眼下，王书记调走了，换来一个眉目清秀、举止文静、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姑娘。这姑娘过去在自己手下当副队长时干得倒是满不错，可现在是来掌舵，这能叫他徐根宝踏实吗？手里的年度生产计划表仿佛在揪他的心。他照计划表上的生产数目读了一遍，扫视一下会场，说：“看大家有啥意见，可以提出来讨论。”

这一说，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。各人都根据计划，扳着手指算起来，看看是不是合理得当。忽然，从后排座位上传出一声粗犷的声音：“我有意见。”他是二生产队队长黄怀山，有名的“中游队长”。他常对人说：“先进让你们争，

后进咱不挨边。咱步子不大天天迈，贡献不多年年有。”每次计划会，他都要讨价还价纠缠一番，好给自己留有充分的余地。徐根宝拿他没办法，经常被缠得七荤八素。这回他又缠开了：“老徐哪，你可得给我考虑考虑，这二十五亩水田从哪里找去呀！二队是老单位，你不是不知道，能种庄稼的地都扒拉完了，再开水田，叫我黄怀山变戏法儿啊！”

徐根宝知道黄怀山的缠劲，不想和他噜曦，说：“这是上级下达的新指标，每个队都有，不得讨价还价。”

“什么讨价还价？订计划要从实际出发嘛。”黄怀山说。

“你不要把话说死了。”徐根宝火了，“哈尼族丢下的那片洼子地不是可以开吗？”

黄怀山早就想过似地说：“那是一块雷响田，一年只能种一季，真叫得不偿失。再说，那里没路进洼子地，拖拉机开不进，都让人去挖哪？你把干胶吨数反过来，八十四变四十八，要不，你给劳力！”

“哎呀，那倒实情。”三队老丁插话说，“老徐，我们那里也是雷响田啊！是要考虑考虑得不偿失。”

“没路可开，没水可找，”徐根宝恼怒地眨巴着眼，狠狠地吸了口烟，边吐边说，“你们冲着我来干什么，有本事到总场去闹！”

黄怀山最不怕别人发火，你火气越大，他缠得越紧。这会，他从后排坐到前排，干脆面对面顶牛：“谁带来的计划，谁去闹，我们只知道找给计划的人讲理。”

题一复杂，容易急躁，还会直统统地捅出一句：“真够戗！”这会儿他把扛上的两支枪换了个肩，回头望了耿志刚一眼，微笑道：“怎么，老毛病又犯了！有什么问题，晚上宿营时谈谈吧。”

耿志刚不出声，闷头走着。强劲的霜风阵阵吹来，掀动着军装的下摆，发出一串噗嗒噗嗒的响声。

前卫营自遵义出发向川南挺进以来，一路上走得利索，打得漂亮。但渡过赤水以后，不是与敌人遭遇就是受到敌军阻击。打，打得被动；走，走得窝囊。别说战士，甚至排连干部都有一股怨气。昨天他们已是第五次和小股敌人接触，好不容易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后，今天在继续往长江北岸前进的行军途中，还不时地碰着民团冷枪冷炮的袭击。

部队转过山坡，来到一个坳口，忽然从前方两、三里远的小山那边传来一阵沉闷的枪声。一团团黑烟从小山后冲向天空。霎时，人声、犬吠声、房屋燃烧的劈拍声，强烈地震荡着山谷。

“敌人！”耿志刚猛吃一惊，一边下令部队停止前进，一边转过身来望着丁鹏。

丁鹏机警地说：“看样子又是国民党军队杀人放火，糟蹋群众。”他盯着火焰升起的小山，心情非常沉重。

“这帮豺狼！”耿志刚习惯地把帽檐向后推了推，气得涨红了脸，恨不得带着部队立即扑向敌人。

丁鹏退后一步，靠着他的肩膀头，一起焦虑地注视着前

上午的会议，就这样争争闹闹过去了。

中午，向春蕾找到黄怀山说：“走，去看看那块洼子地。”

黄怀山想，看吧，反正事实摆在那里，开不成就是开不成！

二队离分场部不远，走十分钟就到了。向春蕾说：“请上一位老工人，把团支部书记也找来，咱们一块儿去看看。”

黄怀山吃不透向春蕾的意思，探问道：“叫他们干什么？”

向春蕾说：“听听群众的意见。”

黄怀山嘀咕着找来何老爹、胡小兰。

一行四人，顺着山坡小道，走进了洼子地。这是一个东西长、南北短的山洼子，足有二十五、六亩。因背靠原始森林，猴子特别多，前些年哈尼族种包谷，经常遭到群猴的偷袭，年年歉收，不得不丢下洼地，另找山地去了。

“横在洼子地前面的是条大道，有没有办法把它拐进来？”向春蕾问何老爹。

“在西双版纳，不愁水枯无路，就怕不肯下功夫。”何老爹眯缝着深邃的双眼，指着山洼子的尽头说，“那里有条小路通大道，把小路两旁的大竹蓬掀掉不就变成宽宽畅畅的大路了？”

向春蕾把何老爹的话一一记在笔记本上，接着问：“这里有没有水源种双季稻？”

胡小兰抢先说：“有，有，在左边那座山的背后。何老爹带我们砍竹子，去过两次。”

向春蕾高兴地说：“走，去看看。”

山后有股泉水，终年潺流不止，它顺着山间峡谷，淌入南腊河。

向春蕾一边走，一边留心观察山势地形，觉得这股山泉可以利用。在山的半腰开出一条渠道来，把泉水引入洼子地。她把这个设想告诉三人，何老爹摸摸络腮胡子，笑着说：

“行，行。放上几包炸药，拦腰炸开缺口，顺山坡修出渠道，就可以把水牵过来了！”

向春蕾问：“这条渠道大约要多长？”

何老爹说：“不会超过一千公尺，据我估计，八百五离不了九百。”

向春蕾接着问：“修建这条渠道，需要多少工时？”

何老爹说：“全队上马，加把劲，至多十一、二天。”

向春蕾转身问黄怀山：“有了路，有了水，洼子地开不开？”

黄怀山万没想到新任书记会来这一手，张口结舌地说：

“这……这……这还得同群众商量呢。”

向春蕾说：“何老爹、胡小兰都在这里，先同他们商量商量吧。”

何老爹说：“老头早就跟红这块地了，还用什么商量！”

胡小兰说：“队长，你下令一声干，我们青年突击队说三天完成决不四天！”

“你们是你们，代表不了全体二队职工！”黄怀山说着，自个儿往山下走了。

何老爹摇摇头说：“这人就是这种软巴拉稀的劲头。开洼

子地去年我就建议过，他却说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自找麻烦干什么’！”

向春蕾启发地说：“可以促促他嘛。”

“促？”胡小兰眼珠一瞪，“促也不动！”

向春蕾说：“不要急躁。回去找大家商量商量，群众起来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”

胡小兰拉拉何老爹的袖管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咱们回去发动大伙促队长上马！”

往回走的路上，向春蕾望见洼子地右前边有一大片平地，问道：“这是几队的？”

“三队的。”

向春蕾眼睛一亮，心想：洼子地有了水，通一条沟，这块雷响田不也旱涝保收啦！她叫何老爹和胡小兰先回去，自己转到雷响田那边去了……

下午，会议继续进行。黄怀山还是紧缠着徐根宝，没有丝毫放松的意思，甚至威胁说，要是不从他的计划里勾去二十亩水田，就会影响主业生产，造成拣芝麻丢西瓜的后果。徐根宝气得眼睛直冒火，可是，拿不出充足的理由来驳倒对方，会议再度陷入僵局。

这时，到三队踏勘雷响田的向春蕾赶回来了。她简单地和徐根宝交换了意见，就对黄怀山说：

“老黄，中午咱们一块去洼子地看了，那里有路可开，到时给你准备‘红旗100’去掀竹蓬就是了。后山那股山泉，完全可以利用，会后你去领二十包炸药，半个月里把渠道开

出来。老丁，明天我们去三队，设计开一条水沟，从洼子地通到你们的旱地。”

“嚯！这位女书记干脆利索，有条不紊，真不简单哩。”老丁笑着说，“好，这回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”

黄怀山哭笑不得，板着脸孔说：“向书记，你替我想想劳力嘛，又开地，又修渠，我老黄三头六臂也周转不过来！”

“黄怀山同志，”向春蕾提高了音量，严肃地说，“上午你摆出两个理由：一是无路，二是缺水。现在一是有路，二是有水，你又摆出劳力缺乏。前面两条，事实回答了，后面一条，是没有根据的。人家何老爹去年就建议开洼子地，你没有采纳。群众有热情，有干劲，你却推三推四，出尔反尔，不肯挑重担，这是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表现吗？”

真厉害！批评人毫不留情，还象当年的红卫兵啊！干部们都暗暗赞口。

黄怀山无理辩驳，勾着脖子吸闷烟。

“老徐，二队的计划就这样定了吧？”向春蕾语气坚定地说，“老黄有意见可以保留，但生产计划是党委研究决定的，必须执行。”

徐根宝拧紧的眉头舒开了，脸上泛起兴奋的红晕。是啊，新书记上任第一天就为他解开了最头疼的疙瘩，怎能不欢心呢！他笑着说，“就这么定吧！”

黄怀山刚想说“让我回去同群众商量商量”，突然望见了胡小兰，到喉头的话又吞了回去，惊疑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来干啥？”

胡小兰跨进会议室，大声说：“我代表二队全体职工向党委请战来了！”说着，展开手里的大红纸，“这是我们二队全体职工的决心书。大家决心拿下洼子地，修出渠道，夺取主副业双丰收！”

刷，黄怀山的脸红到耳根，半晌才说：“那就干吧！”

散会后，徐根宝高兴地握着向春蕾的手说：“春蕾，我过去一年忙到头，一天忙到晚，就是没有忙到点子上。你这一来，就把问题干脆利索地解决了。你比我强多哩！”

向春蕾微笑道：“不是你强我强，是群众比我们强。我中午不到二队去走一圈，没有何老爹、胡小兰他们的积极支持，不是大家帮着出点子、想办法，今天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吗？毛主席教导说：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，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’。往后，我们要坚持走群众路线。这样，不管碰到多大问题，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——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的。”

徐根宝若有所悟地点点头……

爱尼山的早晨

吴 军

早晨，墨绿的茶山吐出万点米色的蓓蕾，比人还高的野黄菊一丛丛、一簇簇开遍山脚、路旁、洼地。落满金色花瓣的溪水清澈得象天空，飘动白色云块的天空明净得象溪水。爱尼山的深秋是何等色彩鲜明、斑斓多姿！

南坡生产队的三合土晒场上，铺展着金黄的稻谷。在橘红色的日光下，谷粒散发出潮润的、温暖的水气，同晒场边蒸熬樟脑的带涩味的烟雾一起随风荡漾。

樟脑树掩盖下的土墙瓦顶办公室里，响着热烈的争吵声：

“丰收的粮食拿到手了！这个冬季要集中力量抓抓副业。”说这话的人是生产队长合热。他三十七八岁，身穿斜襟青布上衣，骨架粗大，嗓音很重。对面，身材矮墩墩，二十岁左右的副队长沙赫立刻手按桌子，倾过身来反驳：“我看，乘胜前进，集中力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其它，统统刹车！”这

个回乡的爱尼族知识青年脸孔憋得红到耳根。

合热拉下脸来，不满地瞥了沙赫一眼：“你们测量了半个月，水沟的影子在哪里？我土生土长三、四十年，哪个山头没有落过脚毛？水上不了牛背山！不要挑水浇沙坝，尽干徒劳活。把测沟的人撤了，搞一台剥壳见笋的事——安装电锯！”

沙赫一拳打在桌子上：“撤人？办不到！叶格在家的時候，队委确定的，把水引上牛背山，造个小平原！”

叮铃铃……，电话铃突然急骤地响起来。沙赫顺手拿起听筒，是公社来的电话。一个女人的宽亮的嗓音震得沙赫赶快把听筒拉到耳下。

“公社分给南坡队的钢钎、铁锤、炸药，为什么不来拉？”话筒象个问号侧放在两人胸前的桌上，等着回答。由于它参加了辩论，一下子把争吵推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

队长合热嗓音嗡嗡地：“今年还不用这些工具。”

桌上的话筒嘎一声震响着：“胡说！”

副队长沙赫声音洪亮地：“正要杀野牛，送来长把刀。”

话筒简洁地：“说得对！”

合热用手背硬梆梆地敲着桌子：“退掉它！”

话筒传出斩钉截铁的声音：“不能退！”

沙赫激动地叫着：“马上拉来！”

赶车老人初偿从窗外伸进头来，“我去拉！”

话筒响起一个深沉的、富感情的长音：“好！”

在激烈的争吵中，沙赫从话筒里那熟悉的、亲切的声音里，得到巨大的鼓舞。她是谁？是公社党委委员、生产队妇女组长叶格，前几天到县委举办的理论学习班去了……

合热站起身，抓起话筒，以队长的身份断然地说：“我是队长。南坡队今年不要这些工具！”喀一声把电话挂断了。

沉思中的沙赫好像被浇了一瓢冷水，猛醒过来，瞪了合热一眼，抓起门后的彩色标杆，奔了出去……

太阳渐渐升高，不知不觉快当顶了。它象一盆火倒扣在大地上空，显示着亚热带日照的特殊威力。

合热清理了堆茶叶的仓库，帮着赶车老人初偿装车。不一会，马车上的茶篓挨到了屋檐。合热力气真大，他左肩扛起一篓，右手抓着一篓，单手一托，送上车顶。他拉紧皮绳，仰头对爬上马车的初偿说：“大叔，这是最后一车粗制秋茶，搭上者匹，送了秋茶，就到曼卡大队去拉电锯。”

墙角里走出一个拿着长烟杆的五十岁的干瘪老头。他那薄嘴唇上猫胡子似的皱纹微微痉挛着，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微笑。早晨，他在办公室后面那排樟脑树下采叶子，队长们的争吵，他是连一声咳嗽都没有放过，并认为队长合热赢了，现在又按他的主意去拉电锯。……他象小毛虫爬到果子上那么满意地一步一点头。

初偿不满地拍着茶篓上的灰尘说：“合热，沙赫的意见对，你耳朵塞着魔子屎啦？听不进？”

合热皱起眉头：“大叔，你工作是好的，就是太啰嗦。要听指挥！”

初偿转过头，向下一看，见者匹沿着茶篓斜爬上来，就喝了一声：“者匹，你下去！”者匹仰起头，张开嘴：“呃，队长叫我——”

初偿挥挥手：“我也不同你啰嗦。下去！”

合热怒目圆瞪：“说清楚，初偿，带上者匹，你赶车。”

“不带。咋了？”初偿侧过耳朵反问。

“不带，就让者匹坐到前面，我把车鞭给他！”队长合热边说边伸手拉过靠在墙上的车鞭就要递上去。可是，这根车鞭就象长在地上的小树似的拉不动：它被一只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了。

“等等！”马车后面响起一个女人短促的声音。这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爱尼族妇女。身穿浅灰色敞领上衣和深黑色皱裙。深邃的眼睛、圆圆的脸孔、厚厚的嘴唇，一脸山里劳动妇女特有的黑中透红的健康色彩。她左手提着扁担和箩筐，右手牢牢握住车鞭。

“叶格回来了！”初偿老人在茶篓上站起来，惊喜地叫了一声。晒场周围的社员纷纷围过来。

这个叫叶格的粗手大脚的妇女放下扁担，微笑着向大家热情地打招呼，又转身对合热说：“合热，马车应该到公社拉开山造田的工具！”

合热回过头，见自己的妻子抓住车鞭，先打了个愣怔，随着就镇静下来了。他淡淡地说：“工具，我们没有要。拉什么？”

叶格坦率地说：“我已经告诉公社留下了。”

“你一个人就自做主张决定啦？”合热气呼呼地把鞭子的一头丢落地上，啪一声，弹起一阵灰尘。

叶格微微一笑：“这不是自作主张，是开会讨论过的。”

合热有点莫明其妙，问道：“开会？什么时候开过会？”

叶格从容地拍掉头巾和肩膀上的谷灰：“今天早晨。在公社打电话的是我，你们的争论，我听见，也参加了。初偿大伯也是个队委，他也说了话。三比一，是多数，对吧？”

合热象呛了一口热蒸气，张开嘴，说不出话来。

正在晒场边捋泥巴裤脚的沙赫，听见这些话，抬起头，憨厚地笑了：果然是她，打着电话就迫不及待地发表意见，表明态度，多么热情坦率的人！

初偿老人高兴得搔着头上的白发，疼爱地说：“咳，打电话，你也不说一声要回来，我好赶着马车去接你，二十多里地呐！”

叶格不在意地笑着：“走走路有好处嘛，我兜着山转回来，看了看。”她提高声音对沙赫说，“你们砍的沟线对头啊！”沙赫高兴地眨眨眼睛。

合热气冲冲地说：“一个队长连工具要不要，马车干什么活都不能决定？”

叶格毫不退让地说：“这不是一点工具的问题，它关系到我们队这个冬季主要干什么。你指挥马车去拉什么？你给它指

的方向不对！”

合热一侧头，皱起眉毛：方向不对，帽子太大了吧！一甩手，走了。这个问题，他有过教训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他要减少国家分配扩种茶树的任务，把一个山坡改种了香茅。叶格和初偿说，自由种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他合热说不是。叶格这个妇女组长比谁都顶得凶。社员大会上质问得他哑口无言，回到家里还给他风风火火地争吵。最后，还是证明他合热错了。整党建党的时候，叶格被纳了新，当了公社党委委员，但她仍然要求在生产队兼任妇女组长，不脱离劳动。这样就少不了三天两头的和合热发生“辩论”。

叶格看着合热走进篱笆小巷，抿抿嘴，回过头，把车鞭递给初偿：“大伯，送了茶叶，你就把公社拨给队里的工具拉回来。”身子骨硬朗的初偿精神抖擞地在高处坐下，一看省匹不知溜到哪里去了，开怀大笑一声，爽快地接过车鞭：“放心吧，马上拉到！”

叶格亲切地叫了一声：“大伯，年纪大了，一路小心，背上这壶热红茶，路上喝儿口，预防感冒。”“不用啦，你留着。”初偿连连摇手，挥动车鞭，想赶快走开。

叶格乌黑的眼睛一转，敏捷地用扁担顶起水壶背带，闪电式地送上去，从初偿摇动着的左手套落下来，不偏不倚，正挂在肩上。等初偿发觉，马车已经跑出一截路，他想把水壶还给叶格，做不到了。他感激地摇摇头，手点叶格，意思是说：“你总是这样！”可是，水壶烫着他了，他赶忙把手收回来。见他这个样子，叶格和身边几个爱尼族姑娘笑得弯下了